

# 大众周末

相关阅读



7月12日济南演出《闪闪的红星》剧照  
 从左到右:1、当晚的潘冬子,由上海芭蕾舞剧院优秀舞蹈演员张文君出色诠释。2、冬子与拟人化的红星共舞一段,芭蕾艺术特色和浪漫主义得到尽情展现。3、竹林仙子们在舞台上翩跹,这一段轻盈的舞蹈还展现了把杆的特色。4、父亲要跟红军部队撤离,母亲和小冬子依依不舍。这段四人舞将时空交错下的情感碰撞诠释得淋漓尽致。  
 摄影/杨得利

## 周末人物 我们都是追梦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7月3日,著名军旅儿童文学作家,小说、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的作者李心田先生在济南逝世,享年91岁。7月12日晚,在山东省会大剧院,上海芭蕾舞剧院青年艺术家演绎了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,完成了对李老特别的致敬。“成年潘冬子在舞台上把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讲给观众听、讲给当下人听,带领大家走近激情燃烧的岁月……”

# 《闪闪的红星》：足尖演绎红色经典

□ 本报记者 田可新 实习生 谷若涵



排练时所有演员始终保持高昂的状态、饱满的情绪。



排练中,编导赵明(左一)总是倾情投入。

不一样。”赵明说,“他们从中找到了军人应有的刚强气质,也让全剧的精神气质走向质朴,接了地气。”

## 打造浪漫的“相遇”

“小小竹排江中游,巍巍青山两岸走……”歌声响起,轻舟飞渡,电影中的这一幕,清新抒情、诗情画意。正是这种清丽隽永的风格,让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走进了亿万观众的心中。由傅庚辰先生创作的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《映山红》《红星歌》或婉转悠扬、或昂扬振奋,优美至极的旋律更是被广为传唱。

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特意保留了这三首经典乐曲。此外,担任该剧作曲的杜鸣进行了全新的创作,为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谱写了动人的音乐。他并未刻意运用炫目繁复的作曲技巧,在尽可能保证芭蕾高雅、讲究的音乐语言的同时,展现民族特性,让音乐朴素地、自然地流淌出来。

红军与芭蕾舞的“相遇”,浪漫至极。该剧极富巧思地将“红星”“映山红”“竹林”拟人化,让她们在舞台上翩跹,与战士共舞。体现在服饰及造型上,该剧为此打造了“交响曲式的结构”,轻、重、浓、淡、张、抑、抒情、高亢,都在设计中有节奏地出现。“比如映山红,中式的肚兜造型下展现的映山红的概念样式,我们用了近三十几种红色组合变化来表现映山红的色彩。同时,导演在编排映山红舞蹈时,又巧妙地使用了披纱。红色披纱在火舞中表现涅槃的升华感,灰色的披纱表现红军撤退时的悲伤情绪,米色披纱则表现冬子梦境中映山红簇拥母亲出场时的浪漫形象。无论是老百姓还是映山红、竹林,其服装都是在大地米色的主体色下延伸出来的色彩。”该剧服装及造型设计李锐丁说,“我们还在具体制作上运用了国际流行的毛毡、拼贴、肌理、手绘、半朋克式的方式,以期实现红色革命艺术化,历史题材现代化,民俗元素时尚化,民族样式芭蕾化,中国故事世界化。”

为了突出浪漫的特质,舞美及灯光设计韩江对布景采取了绘画性的处理。比如表现苏区幸福生活,采用了画家尹朝阳的两幅油画,这两幅油画用简单的色彩勾勒出江南的美景,大色块中兼有类似中国画的水墨感。此外,舞台上由四块大石组成的高达11米的山石,合起时是巍巍高山,分开时是块块巨石,表面“贴”满了厚厚的油画颜料,具象上它是环境的体现,抽象上它又是冬子的心理依托和支撑。“山峰,特别能展现红军战士的豪放的革命意志,也能凸显母亲大无畏的牺牲精神。这个石头,可以染白,也可以染红,可以分离,可以撕裂,与灯光配合‘交融’,能够适应我们各种各样的表达,也能带给当下的观众美的享受和精神的启迪。”赵明说。

《闪闪的红星》如今正推进着百场巡演。而赵明的创新创作还在继续。曾创作女子三人舞《寒岁三友》、舞蹈《俏夕阳》、舞剧《霸王别姬》《红楼梦》的他,正计划把杂技元素注入芭蕾,创作出更有影响力的作品。“目前正在酝酿。或许能用这种方式,把梁祝化蝶的故事讲好,创作出有时代气息、符合当今社会审美的作品。”赵明表示。

责任编辑 郭爱凤

7月12日晚,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歌剧厅,上海芭蕾舞剧院青年艺术家们倾注无比充沛的情感,以精湛的技艺演绎了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。全新的视角、突破性的手法,“海派芭蕾”讲述的红色故事,形成了强大的感染力,走进了当代人的内心。

## 潘冬子“长大了”

头戴八角军帽,扛起红缨枪,伴着铿锵的军鼓声,柳西乡伢子潘冬子迈着轻快而坚定的步伐,追寻着父母的志向,走进了革命的队伍。母亲的牺牲是他心中最刻骨的悲痛,熊熊烈火无情燃烧,烧尽了冬子儿时的单纯,也燃起了他无畏的斗志。漫天火光幻化成遍野的映山红,映着红星闪闪,照亮冬子前行的征程……

大幕拉开,序幕上演,“红星闪闪放光彩/红星灿灿暖胸怀……”这段为几代人熟悉的旋律激昂奏响。台下几乎所有观众都陷入了强烈的感动之中——有人双手擎在胸前,轻扣指尖和着欢快的节奏;还有人目光片刻不离舞台,精神抖擞地开始跟唱……那一刻,观演同频共振,形成了高度一致的“情感律动”,汇集成一股穿越时空的力量,让红色经典得以在舞台上延续。

记忆也在这瞬间被唤醒。《闪闪的红星》原名《战斗的童年》,出自李心田的笔下。在此基础上,还有连环画、广播剧、动画片、电视剧,形成了影响深远的“红色系列”。特别是1974年10月推出的电影版,在全国上映后,更迅速引起巨大轰动。有观众曾回忆,“在农场大操场上映时,幕布的两边都坐满了人;在北京菜市口电影院上映时,观众拥挤得无立足之地。”

如今,红色情怀又在芭蕾舞台激荡,“感动人心”的经典故事也得以继续延展。沿着“觅”“忆”“火”“誓”“行”“战”,这两幕六个段落,潘冬子“顺着革命的路子走,按着革命的需要长”,成为一名果敢坚毅的红军战士。故事从成年冬子的视角徐徐展开,行军路上的种种与儿时的记忆相交织,令潘冬子更加坚定了信仰——为救起更多的母亲,守护更多的家庭而英勇奋战到底。江面上、竹林间,曾经踌躇满志的小冬子准备好走上战场;战争打响,冬子挎上钢枪,和战友们冲入虎穴、浴血奋战;胜利后,映山红开遍,花丛中已没有母亲的身影,伴随他、支撑他的是他的战友、他的部队、他头顶的红星,使命在身、责任在肩,必将继续前进……

全新的视角,依旧让人重拾震撼与感动,也令更多观众收获了惊喜。2018年10月24日至28日,该剧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全球首演,自那以后,在包括江西南昌、湖南岳阳、福建厦门、浙江杭州等地的30余场巡演,每每落幕时,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,今年6月29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时,还创造了该剧巡演以来的票房纪录,赢得了满堂喝彩。

按行程安排,该剧的编导、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、国家一级编导赵明没有随巡演队伍来济南。7月4日,记者电话联系上了这位著名舞蹈艺术家。“让潘冬子‘长大’,其实也是在完成我的一种愿望,相信也呼应了广大观众的情结。”他说,“我们可能都对电影中最后的一组画面印象深刻。山花烂漫中,少年潘冬子背起钢枪成了小红军,跟着队伍,一直往前走。看到这儿,人们或许也会有所思考,有所追问——从那以后,潘冬子去了哪里?干了什么?舞剧对此作了一个很好的交代。这种有新意的表达,突破了线性的叙事手法,让观众在脑海中重温曾经的情感,也在电影之外产生‘诧异感’,有意外收获的欣喜。我更觉得,成年潘冬子就是当年年轻人的一个代表,他在舞台上把那段艰苦卓绝的战斗经历讲给观众听、讲给当下的人听,其实在带领大家走近激情燃烧的岁月,回望初心,汲取继续前进的力量。”

## 心灵碰撞突破时空

其实,最初电影版《闪闪的红星》有两个“潘冬子”。再往前溯源,小说《战斗的童年》从1934年写到1949年,潘冬子从一个7岁的儿童成长为一个青年,当了一名解放军战士。直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影片时,潘冬子也是



芭蕾舞剧《闪闪的红星》的编导赵明在为演员们讲戏。



上海芭蕾舞团从首席到群舞,近80名演员接连数月奋战在排练厅,不断追求完美。

由一大一小两个演员分别饰演。只不过,后来重新改写后,为避免冗长,故事内容只截取了小说的前半部分,从1931年起,到1936年止,取消了大潘冬子的戏。

而今,在芭蕾舞剧的舞台上,不仅有两个潘冬子,还是“同时”出现在舞台上,让经典在此次的传承中,呈现了全新的面貌。舞蹈空间、灯光交错下,全剧出现了五六次闪回,成年冬子“步入”曾经的生活画面,与童年冬子,甚至父母产生肢体的互动,虚实虚实、真假假间,“跳进跳出”,既完成情感的宣泄,也推动整体剧情缓缓流淌——回到故土时,苏区革命根据地开满映山红,装点出冬子回忆中的少年时光,那里有明媚阳光、有父母陪伴下的温馨和欢愉;乌云翻滚,急行的步履

让当年红军撤离苏区的记忆,闯入冬子脑海,他目睹土豪恶霸烧杀抢掠、削脂剔膏,手捧父亲留下的红星,决心变得坚强;吞噬母亲的烈火冲破黑夜,悲痛欲绝的冬子无声嘶喊,他怀念着那些依偎在母亲身边的日子,也决心要为党和人民献出一切……蒙太奇式的分切与组接,大量意识流的表达方式的运用,不仅理清了人物间的关系,行军路上各种节奏的埋伏、急行、夜行也与舞剧的变奏性不谋而合。

大小两个潘冬子在同一个舞台空间频频“对话”,赵明坦言,这也是自己的“得意之笔”。“童年冬子那时那刻不能做到、无力表达的,我觉得成年冬子可以喊出来、爆发出来,将情感强有力外化。他们肢体语言相互呼应,人物也紧紧扣在了一起,展开心灵的一次

次碰撞。在同样失去母亲,痛苦万分的情况下,他们相互‘依偎’,把心‘掏’出来向另外一个自己‘诉说’,甚至互相‘捶打’,这种特别的‘交互’,让全剧变得深刻、立体、多层次。”

情感在这种交互中,更不断升腾。赵明说,“人总会有一种对自己当年做不到的事情的一种悔恨、遗憾。剧中的童年冬子在父亲离开,母亲牺牲以后,对爱的东西没有尽情表达,对恨的东西无处释放。但在他心中埋下了火种,埋下了理想、志向。当他成长为红军战士后,冬子感悟到不能让天下的母亲和孩子再分离,再痛苦,他英勇无畏地去救出千千万万的母亲。特别是在最后时刻,他背负着别人的母亲时,脑海里浮现的是自己妈妈被大火吞没的场景,霎时间,对母亲的爱、对革命的爱,得到了极大的升华,这就让全剧的情感到达了最顶端,产生无以言表的震撼力。”

## 从“王子”到“战士”

赵明对《闪闪的红星》这个题材情有独钟。早在20年前,他就为舞蹈家黄豆豆“量身定制”了中国当代舞剧版的《闪闪的红星》,在第二届全国“荷花杯”舞蹈比赛中,获得了舞剧金奖。“2017年启动创作芭蕾舞剧版,传递的则是这20多年来我在舞蹈艺术领域的成长感悟,也可以说是对我的人生、我的艺术的一个总结。”讲到这里,赵明笑了。“某种意义上,现在的我就是成年的潘冬子,我想把这么多年累积的内心独白,附着在长大了的冬子身上。”

当然,两个舞剧版截然不同。中国当代舞版本是“少年冬子”的视角,黄豆豆精准契合了电影所给出的形象,舞蹈语言传递的,也是一个英雄少年对父母、对红军、对革命的看法。芭蕾舞剧版中,上海芭蕾舞剧院首席主要演员、国家一级演员吴虎生,是成年冬子A角。这个角色,有了大把的“内心戏”。“吴虎生身高1米86,高大修长,在芭蕾舞届是非常有名的‘王子’。在这部剧中,他放下了‘王子’的‘身段’,像个真正的战士一样匍匐、下蹲、倒地、背枪、劈刺,‘蜕变’成了一个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,演绎得非常到位。”赵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

“这是一个平凡的、接地气的人物形象,更是一种代表着热血与坚毅的精神符号。”吴虎生谈起感悟时说,为了塑造得有深度、有力度,哪怕一个相对“静”的站姿也要有“内容”。

7月12日的演出中,成年冬子则由上海芭蕾舞团主要演员、国家二级演员张文君施以精彩到位的诠释。在时长100分钟的舞剧中,他从序幕便登场,始终保持高涨的情绪。在一个舞台上的两个空间,完成超越时空的情感交流,是个很大的难题。“成年冬子”的演出重心在舞台前区,但他的内心要时刻和舞台后区“少年冬子”的表演同步。张文君一改以往古典芭蕾隐忍、内敛的表达方式,在表演中收放自如,情绪在累积中逐层释放,细腻也充满张力。

创作芭蕾舞版本,困难不仅如此。芭蕾艺术是一个舶来品,最早是宫廷艺术,演绎西方社会的王子和公主,气质高贵、华丽、柔美。演出中,演员的动作重点在足尖,肢体保持打开、舒展,感觉在“无限延长”。怎样把这些特点利用起来,塑造好红军战士的形象?

作为军旅艺术家,赵明对军事题材的舞蹈作品可以说是驾轻就熟。面对此,他依然坦陈,要用这样世界性的艺术语言讲好中国故事,“挑战还是不小”。“举个例子,芭蕾舞是程式化的,演员脚下是什么样的,他们手上就有配合的定式。但在这部剧中,演员腿上是标准、干净、到位的芭蕾舞动作,但上身要拿枪、扛枪、背枪,从眼角眉梢到身形都要有战斗的精神状态。这和从宫廷走出来的芭蕾差距很大。”

创作过程中,赵明找到了“融合点”——芭蕾舞演员身姿笔直、挺拔,恰好能够展现红军战士坚毅果敢、英姿飒爽的气节风貌,利用小跳、小弹腿等轻快灵动的芭蕾舞步,也可将行军中战士们的步履坚定、神采飞扬,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为了精准演绎这段故事,全体演员不仅前往江西“深扎”采风,还在紧张排练的间隙,跟“南京路上好八连”的战士们学习军姿、走正步、敬礼、背枪等,在汗水中淬炼军人的精气神。“学习、采风前后,演员的表演状态很